

村名来历

□谭践



谭践，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歌、长篇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近日返家，有位70岁的老表兄来找我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的村名是怎么来的？

村子成千上万，命名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以姓氏，如孙村、李家庄、单家峪之类；有的以地理，如河西、河东、东峪等；有的以历史文化名人、名门望族姓氏，如羊流，乃是表彰晋代大将军羊祜家族之流风。总之，各有源头与风采。各村载入地名志时，第一句便是某村因某姓立村或因村处某地、诞生某位名人因此得名为某村。

我的这位老表兄是位手艺人，他的手工艺叫“镗炉子”，平时肩挑工具走村串巷，镗锅、镗盆、镗大缸，哪里有活哪里去，停下即干，干完就走。几十年来，附近几十公里内的村子，老表兄跑了个遍，他性格外向、活泼健谈，总是边干活边跟人聊天，不知不觉就把活干好了。老表兄最喜欢跟人聊的话题就是村名来历，到一个陌生的村子，必先打问村名是怎么来的？有何讲头？顺带再把附近村的村名来历讲说一遍。如此，表兄成了我们这儿的“地名通”，据说市里编《地名志》时，有位编辑还专程采访过他，采纳了他不少意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修理损坏了的锅碗瓢盆，老表兄手艺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他渐渐寂寞起来，有一桩心事却抖擞不掉。

有一次，老表兄在某村做活时，说起了该村的村名来历，主家流露出佩服和钦羡的神情，老表兄有些得意，说完该村正待说邻村，主家笑着打住，问他，您是哪村？老表兄说，我是云河

啊。主家问，那这云河的来历，您也给说道说道？老表兄一时怔住，说一千道一万，自家的村名，他还真不知道什么来历哩。主家突然变脸嗤笑，嗨，您连自家村名的来历都讲不明白，还讲别的村？恐怕都是胡说八道吧！老表兄像突然被对手揭了短，讪讪地担起挑子，落荒而逃。回到家，老表兄即向几位老人打听村名来历，竟没人说得清，他苦恼陡增。

终于，老表兄开始自己动脑筋琢磨我们村的村名来历。我们村东边有条不大不小的河，汇入柴汶河后流入大汶河。村西凤凰山北，曾有山洞名为石牛洞，该洞有一间屋大小，深不知几里，传说在洞内点火，1公里外的山洞会冒烟。洞前积水成潭，从没干过。老表兄说，站在河岸往西看，每天早晨云雾缭绕，下雨天更甚。石洞生云，潭水激发，远观赏心悦目。有河有云，不叫云河叫啥？我问老表兄，石牛洞不是被水库淹了？你是怎么看到云的？老表兄笑道，表弟，你这是读书读成书呆子了吗？自古以来发生过那么多事，谁有本事都看见？特别是神话，不都靠想象吗？再说，洞都被淹了，谁能证明当时那儿不生云彩？要不，咱村怎么叫云河？这样说咱村的村名来历，不就严丝合缝了吗？老表兄还说，你再写篇文章说说咱村的村名来历，别写我编的，就说是“相传”，再使劲往前推个八百年，咱这村名来历就成正式的了。

我深为老表兄的想象力所折服，怎么看他都不像个“镗炉子”的，倒像是位隐居乡间的哲学家了。

一双倾听的耳朵

□曹春雷



曹春雷，新泰人，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广西文学》《四川文学》《佛山文艺》《读者》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与几位朋友一起吃饭。酒至正酣，一位朋友出了包间接电话，很久才回来，一帮人调侃他，是哪位红颜知己打来的？聊这么长时间。他说，是乡下的娘打来的。众人听了不再嘻哈，安静了下来。

这位朋友说，每次接到娘的电话，都要聊很长时间，主要是娘说他听。娘说的都是家里的琐事，比如母鸡丢了又找回来了、老母羊又生小羊了、无花果树又结果了、鸡冠花又开了等等，他每次听，都会主动问上几句，表现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直到娘在电话那头说“我挂了”。

在座的一帮人，都是从乡下出来的，听了朋友的话，都为他竖大拇指，说他是个大孝子。沉默片刻后，大家纷纷说起自己的娘来。

朋友甲说，他每次回家，已经白发苍苍的娘总喜欢讲他小时的事，从他穿开裆裤讲起，一直讲到现在。每次讲的内容其实都差不多，讲完了，娘还会问他，这些事儿，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吧？他说，是啊，你我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呢！娘听了，很是得意。

朋友乙说，娘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有时意识模糊，有时清醒。模糊时就把他当成别人，絮絮叨叨讲自己儿子的趣事。她夸儿子从小懂事，知道替自己分忧，现在成家了也很孝顺。讲完了，还非要他夸夸她儿子。她并不知

道，面前这个听她絮叨儿子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若夸她儿子，就是在夸自己。娘清醒时，就一个劲儿地说他瘦了——他哪里会瘦，将军肚都腆出来了，正节食减肥呢！然而在娘眼里，他永远是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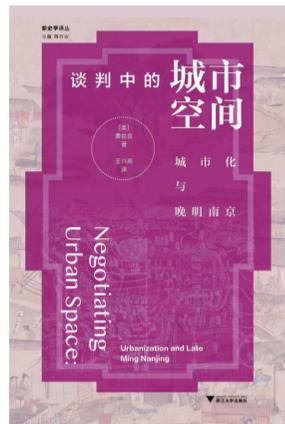
朋友丙说，他每次回家，晚上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而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陪寡居的娘吃饭。夜深了，他就在娘边上休息，听她唠叨家常。有一次，他都睡着了，好一会儿才醒来，听到娘还在自顾自说着。他赶紧接上话茬，就像自己一直在听着似的。

朋友丁听了前面几位朋友的话，突然掉了泪。他说他不孝，以前每次回家听娘絮叨，时间一长他就没了耐心，往往会找理由走开。现在他想听却听不到了——娘得了失语症，再也说不了半句话。

看到朋友丁掉泪，我也很惭愧。爹去世早，娘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娘，拉扯我和哥哥长大。如今我们弟兄俩都离开了村子，在城市扎下根来。娘执意一个人留在乡下，独自生活。每次回老家，娘都像攒了一辈子的话要说给我听，然而我听她唠叨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我常在外面，和朋友或同学一起喝酒，从没有顾及娘的感受。

如今想来，孝顺并不只是给爹娘钱和物，让二老丰衣足食。有时候，爹娘需要的，仅仅是一双倾听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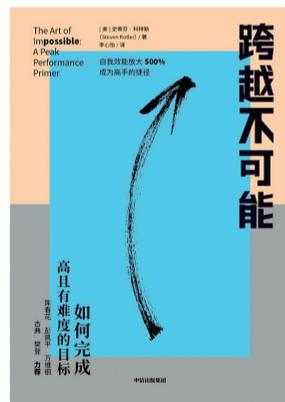
◎荐读



《谈判中的城市空间》

作者：费丝言
 译者：王兴亮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城市化是发展核心。本书的作者认为，史学家不应将城市化视为商业化发展的副产品，而应将其视为每个朝代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趋势所塑造的过程。这一特点在明朝尤为明显，其城市发展的性质和结果被证明是由明初设想的乡村理想所定义的。作者以长江流域的大都市南京为例，展示了明朝时期城市居民如何利用为农村制定的制度和文化遗产，重塑城市的地位。“王朝式城市主义”的发现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条理解帝制中国晚期城市化发展的新途径，使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城市史成为可能。



《跨越不可能》

作者：史蒂芬·科特勒
 译者：李心怡
 版本：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如何在专业内取得颠覆性突破？如何完成高难度目标？专家史蒂芬·科特勒利用神经科学研究了各行各业的高手，包括极限运动员、特种部队士兵、艺术家、科学家、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领域高手，列出了一套生物学公式。这套公式可以让普通人实现突破，成为高手，完成各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